



# 爱伦·坡

## 探案集

[美] 爱伦·坡 著 张丽娟 译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  
武汉大学出版社



# 爱伦 探案集

[美] 爱伦·坡 著 张丽娟 译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伦·坡探案集 / (美) 爱伦·坡 (Poe, E. A.) 著; 张丽娟译. —  
3版. —武汉: 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4.8

ISBN 978-7-307-12651-0

I. 爱… II. ①爱… ②张… III. 侦探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近代  
IV. 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4178号

责任编辑: 张爱彪

责任校对: 管思梦

版式设计: 张金花

---

出版: 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
发行: 武汉大学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

印刷: 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×1300 1/32 印张: 9.75 字数: 222千字

版次: 2014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12651-0 定价: 29.8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不得翻印; 凡购我社的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当地图书  
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

## 目录

*Contents*

### 一、侦探类故事

- |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001 | 1. 莫尔格街凶杀案 |
| 035 | 2. 玛丽·罗杰奇案 |
| 077 | 3. 钟楼魔影    |
| 086 | 4. 金甲虫     |
| 121 | 5. 汝即真凶    |
| 133 | 6. 长方形箱子   |
| 145 | 7. 被盗的信    |
| 166 | 8. 活着埋葬    |



## 目录

### Contents

## 二、哥特式故事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183 | 1. 瓶中的手稿        |
| 194 | 2. 椭圆形的画像       |
| 198 | 3. 厄榭府的崩塌       |
| 216 | 4. 陷坑与钟摆        |
| 233 | 5. 红死魔的假面具      |
| 239 | 6. 瓦尔德马尔先生病例之真相 |



目录

Contents

### 三、犯罪冲动型故事

- |     |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
| 249 | 1. 黑猫         |
| 259 | 2. 威廉·威尔逊     |
| 280 | 3. 泄密的心       |
| 286 | 4. 跳蛙         |
| 296 | 5. 一桶蒙特里亚白葡萄酒 |



Edgar Allan Poe

## 一、侦探类故事

### 1. 莫尔格街凶杀案

任凭海妖唱什么歌，任凭阿基里斯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，  
纵然是费解的谜团，也总能猜破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

我们所谓的“分析”能力，其实这种才智是非常不靠谱的。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，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。我们知道，若是具有得天独厚的分析能力的人，总是会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。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，嗜好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；具有分析能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难题。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，即使再琐碎的小事，他也能感到津津有味。他偏爱猜谜解题，琢磨天书。凡是解开一道难题，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，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不可思议。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，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。如果精通数学，这种解决疑难问题的才能或许

格外高强，最好是精通高等教学，即所谓解析。掌握解析似乎是最理想的了，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，所以才称为解析。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。比方说，下象棋的人并不在分析上下工夫，只在计算上费心机。因此，一般人认为的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。

现在，我并不是在写论文，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，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。我要趁机声明一下，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，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，更显得见效和有用。

象棋可以说是一门艺术，每一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稀奇古怪的走法，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。象棋不过复杂罢了，却往往被人误以为深奥。下象棋务须聚精会神，如果稍有松懈，疏忽一步，势必损兵折将，败下阵来。象棋的走法，不仅五花八门，而且错综复杂，于是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，十回倒有九回，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，而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。相反，跳棋这门游戏缺少变化，走法死板，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，因此相比之下，他用不着全神贯注，双方棋手相遇，只要聪明一点的就保管不会输。说得更加具体一点，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，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，当然没什么疏忽之处了。这样，如果双方旗鼓相当，只有善于动脑筋，步步推敲棋法，才能取胜。有分析能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，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，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番，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唯一的招数。有时候虽然这一个招数看起来简单又可笑，但引诱对方忙中失算，铸成大错还就凭着这一招。

惠斯特牌戏向来以培养人的计算能力而闻名于世。我们知道，凡是智力出众的人，显然沉湎此道，感到其乐无穷而不愿下象棋，认为象棋有点无聊。不用说，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游戏，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



析能力的。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，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；可是精通惠斯特牌戏，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钩心斗角的场合取胜。我说精通，就是说熟谙这门玩意，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。这种窍门不但五花八门，多种多样，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，一般人根本无从了解。留神观察的人，记忆力必定强；所以专心致志下象棋的人，玩起惠斯特牌游戏准会非常出色。而且，惠斯特牌戏谱中，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规则通俗易懂。

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，必须具备过目不忘和根据“本本”行事这两个条件。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，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能力的人的牌技了。他悄悄做了不少观察和推论，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。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，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，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。必须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，玩牌的人绝不是只顾自己打牌，也不是因为只求赢牌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。他打量搭档的脸色，仔细跟对手的脸色一一比较。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，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，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。一面打牌，一面察言观色，看人家的脸色是得意还是懊恼，是自信还是惊讶。从对方种种不同的表情中收集思考的资料，根据对方把赢得的牌收起来时的神态，揣测赢了这一次牌的人能不能再赢一次同花牌。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，辨认出这是声东击西，掩人耳目。

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，脱口说出一句话，偶然掉下一张牌，不巧翻开一张牌并且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；计算赢了几张牌，这几张牌的布局，对方是窘迫还是犹豫，是焦急还是惶恐——凡此种种，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，这些蛛丝马迹就如同向他提

供了真实情况。打个两三圈牌，他就完全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。从此刻开始就胸有成竹，每副牌都打得很准，就如同看到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明放在桌面上似的。

然而，绝不能认为分析能力就是单纯的足智多谋，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谋，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。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，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，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，我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。从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能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，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。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，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，不过两者的性质显然非常相似。实际上不难看出，聪明的人善于幻想，而真正富有想象力的人必定爱好分析。

大家看了下面这段故事之后，多少可以当作上文那番议论的注解。

18××年，春夏两季期间我住在巴黎，在那个时候结识了当地一位名叫西·奥古斯特·杜宾的法国少爷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——确实是名门子弟，不料命途多舛，就此沦为贫困，以致意志消沉，不思发愤图强，也无意重整家业。多亏债主留情，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。靠此薄产，他精打细算，勉强维持温饱，倒也别无奢求。说真的，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，何况在巴黎，要看书是再方便不过了。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。两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，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。一回生，两回熟。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，我听得深感兴趣，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，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。我惊讶于他的博览群书，尤其是他那天马行空且生动活跃想象力，更让人由衷赞叹。

当时我在巴黎寻找自己急需的东西，因此与这样一个人交往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我老老实实在对他吐露了这份心情，最后终于谈妥，我在巴黎周转期间，跟他住在一起。我的经济状况多少比他富裕，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。这座房子地处偏僻，式样古怪，摇摇欲坠，相传是凶宅，荒废已久，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，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。如果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，准会把我们看作疯子——也许只看作不害人的疯子。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，不接待任何来客。我对以前的朋友自然都严守秘密，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。在巴黎，杜宾是个默默无闻的人，基本上没人认识他。所以我们俩相依为命，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。

我的朋友有一个怪癖，就是被深夜的魅力所迷，十分钟爱黑夜。我不知道除了可以称作怪癖，还能称作什么呢？我暗中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，像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，我狂放不羁地沉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。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，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。天刚破晓，我们就把这座古老府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，点上一对小蜡烛，加上浓烈的香料，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。凭借这些微光，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——看书，写字，谈心。等到时钟报告真正的黑夜来临，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，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，或者到处游荡，走得老远老远，逛到深更半夜。在人烟稠密的城里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，寻求精神上的无穷刺激，不过这种精神刺激只有默默观察才能体会得到。

尽管我知道杜宾有着特殊的分析能力，这从他那丰富的想象力中就

能看得出来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对他的分析能力还是不由得另眼相看，心悦诚服。看他的模样仿佛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——如果不全是卖弄的话——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。他轻声嘻嘻笑着，对我吹嘘说，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，都是玻璃心肝，一看就透，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如指掌，常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，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。这时他态度冷漠，茫然若失，眼神毫无表情，他的嗓子素来是洪亮的男高音，竟提到了最高音，要不是发音有条不紊，咬字一清二楚，听起来真当他在发火呢。看着如此模样的杜宾，我不由自主地会想到一个有关双重心的古老学说，心里总是在琢磨着兼有丰富想象力和分析解决能力的杜宾。

看了这一段，请别当我是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，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。我笔底描写的有关杜宾的一切事情，只不过是激动心理或者是病态心理的结果。可是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谈话的特征，最好还是举个例子。

有一天深夜，我们闲逛着走到了皇宫附近的一条又脏又长的街道上。两人明明都在想心事，谁都一言不发，少说也有十五分钟。冷不防，杜宾开口说了这么一番话：“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，那倒不假，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。”

“那还用说吗。”我不假思索地答道，我原来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，所以根本就没注意杜宾的话，竟会跟我想的如此出奇地不谋而合，他一下就说中了我的心思。等我回过神来，才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杜宾，”我正色道，“这可把我弄糊涂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真是不胜惊讶，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。你怎会晓得我正在想……”说到这里

我住了口，我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果真知道我在想谁。

“……想桑蒂伊，”他说，“干吗不往下说？你刚才心里不是在想，他个子矮，不配演悲剧吗？”不得不承认，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。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，后来他成了一个戏迷，曾经粉墨登场，演过克雷比荣悲剧中的泽克西斯一角，谁知卖力演出的结果反而博得了一阵冷嘲热讽。

“请你千万别卖关子，”我失声叫道，“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，竟然能看透我我心里在想这件事。”老实说，我拼命掩盖，但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“看到卖水果的，你就不由得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，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。”我朋友答道。

“卖水果的！——这话可太奇怪了——我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。”

“刚才我们走到这条街上，不是有个人迎面向你闯来吗——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，的确有个卖水果的，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，冷不防走过来，差点没把我撞倒。可是我实在弄不懂，这跟桑蒂伊有什么关系呢？

杜宾的脸上丝毫没有显示出吹牛的神色。他说：“回头我再讲给你听，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工夫，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，你心里想些什么吧。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——桑蒂伊，猎户星座，尼古斯博士，伊壁鸠鲁，石头切割术，街上的石头，那个卖水果的。”

有时候，人们在生活中喜欢回顾自己刚才的思路，有时候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。细细玩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；头一

回尝试的人，眼看开头想起的事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南辕北辙，毫不相干，难免感到惊讶。我听到杜宾刚才那番话，而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句句是真，心里那份惊讶甬提有多大了，好奇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？

他接着刚才的话继续往下说：“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们刚才走出西小街之前，一直在谈马。这是咱们谈论的最后一个话题。一拐进这条街，凑巧有个卖水果的，头上顶着个大簌子，匆匆走过咱们身边，那儿的人行道正在修理，堆了一堆石头，他把你撞到石头上。你踩到一块松落的石头，绊了一跤，脚脖子稍微扭了下，看模样你生了气，绷着个脸，嘴里嘀咕了几句，回头看看那块石头，就不声不响地走了，我对你这种举动并没特别留神，不过近来，我生活里总少不了观察。你眼睛一直盯着地上——两眼冒火地朝人行道上的坑洼和车印看，所以我知道你还在想着石头。等走到那条叫作拉玛丁的小胡同，你才流露出笑容。我看见你嘴唇掀了掀，就深信你嘀咕的是石头切割术，这个词儿，因为胡同里早就铺上了牢牢叠住的石块，这词儿用在这种铺路法上很别扭。我知道你既然暗自说到了‘石头切割术’这一个词儿，自然就会联想到原子，因此就会想到伊壁鸠鲁的理论。再说不久前咱们才讨论过这个问题，我对你提起过，那位有名的希腊人提出了一些奇特的含糊猜测，谁知竟鬼使神差地跟后世证实宇宙进化的星云学说不谋而合。我这么一想，就觉得你势必会抬眼望望猎户星座的大星云，心里的确也巴不得你这么做。你真的抬眼看了，我这才拿准我对你的思路一步都没摸错。昨天《博物馆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恶意讽刺桑蒂伊的长篇大论，在那篇文章里，作者用了可耻的冷言冷语，挖苦这个皮匠，说他穿上厚底戏靴，就改了姓名，

还引了我们常提到的一句拉丁诗句。我说的就是这句——第一个字母不发原来的音。我曾经告诉你这句诗说的是猎户星座，从前写作猎户星宿，我跟你还挖苦过这种解释呢，我知道你不会忘掉。因此，你决不会不从猎户星座联想到桑蒂伊。看到你嘴边掠过的那种微笑，就知道你一定联想到了。你想到那倒霉的皮匠给你开了刀，之前你一直弓着腰走着，可这会儿却看见你挺直了腰板。因此就拿准你想到了桑蒂伊个子矮小。这时我便打断你的思路，说桑蒂伊那人实在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，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。”

这件事过后没多久，我们正翻着《论坛报》晚刊，看到下面一段新闻，不由得给吸引住了。

“离奇血案——今晨三时左右，圣罗克区居民的好梦被一阵凄厉的尖叫声惊醒。听上去，这阵声音是莫格尔街一幢房子的四楼传出来的。据称这幢房子由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卡米耶·列士巴奈小姐独家居住。本来大家打算开门进去，谁知竟是白忙一阵，耽误了片刻，只得用铁棍撬开大门。于是，八九个邻人便在两名警察的陪同下，一齐进入房内，此时喊声已停。但正当大家奔上头一层楼梯，又听得两三个人发火争吵的粗野声音从楼上传下来。奔上第二层楼梯，这声音也哑了，一切寂然无声。大家便分头搜寻，赶紧逐间查看。搜到四楼一间房门反锁的大后房，大家便推门闯入，房里的景象真是惨不忍睹。在场的所有人都大惊失色，胆小的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了。

房内所有的东西都凌乱不堪，家具全遭捣毁，被散弃一地。房内仅有一个床架，床垫早已拖开，扔在当中地板上。有把血污斑斑的剃刀搁在一张椅子上。壁炉上有两三大把花白的长头发，也溅满鲜血，

仿佛是给连根拔起似的。地板上找到四枚拿破仑金币，一只黄玉耳环，三把大银匙，三把小号的白铜茶匙，两个钱袋，装了约莫四千枚金法郎，房内一角有只五斗橱，抽屉全都拉了开来，分明给搜劫过了，不过许多东西照旧放在里头。在床垫底下（不是床架下）找到一只小铁箱。铁箱开着，钥匙还插在门上。里面只有几封旧信，还有一些无关紧要的文件。房里连列士巴奈太太的影子都看不见，只有壁炉里发现特别多的煤灰，大家便将烟囱搜查一下，说来可怕，竟拖出了女儿的尸体，原来给人倒栽葱从这个狭窄的烟囱管里硬塞上去一大截，尸体还没凉呢。仔细一看，只见身上有不少擦伤的地方，很显然是被硬塞进烟囱时擦破的。女儿脸部有很多地方被严重抓伤，喉部有明显的深黑色瘀伤，还有深深的指甲印，看上去是给扼死的。

大家将整幢房子上上下下的搜查了一遍，并没再发现什么，便走到屋后一个铺砖的小院子里，只见院子里扔着老太太的尸首，喉部完全给割断了，大家刚想扶起尸首，头便掉落。尸身和头部全给割得血肉模糊——尸身尤其惨不忍睹，简直不复人形。

本报认为，截至目前，这件令人发指的疑案依然毫无线索可言。

第二天，报上又刊登了这么一段详情报道：“莫格尔街惨剧——据悉，与该项迷离扑朔、骇人听闻事件的有关人士，均经传讯。”（在法国，“事件”这个词儿还没有我们现在看来的含意那么轻率。）然而，传讯结果，仍未为本案提供任何线索。兹将全部重要供词摘引如下：

“宝兰·迪布尔，职业：洗衣妇。供称认识死者母女已有三年，三年内，一直为她们洗衣服。老太太和女儿似乎很和睦，可



以说母慈女孝。工钱给的不少，说不出她们生活方式和来源，列太太大概靠算命为生。每次取送衣服，总不见屋里有人，肯定她们家不雇佣人。看来整幢房子只有四楼摆放着家具。

皮埃尔·莫罗，职业：烟商。供称将近四年以来，列太太一贯向他零买烟草和鼻烟。他生在这一带地方，一向住在当地。死者和她女儿在发现尸首的那幢房子里住了六年多。房子原来住着一个珠宝商，他将楼上房间分租给形形色色的人。房子原来是列士巴奈太太的产业，因房客如此糟蹋房屋，她大为不满，便亲自搬进去住，不肯再出租，老太太稚气十足。六年以来，证人只见过她女儿五六回。母女完全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，据说有钱。听街坊说列士巴奈太太是算命的，但他不信。除了老太太和她女儿，就只有脚夫来过一两回，还有个大夫来过八九回，此外从没见过有谁进屋。其他不少人，都是街坊，供词大致相仿。据说并无一人经常出入她们大门。不知列士巴奈太太和她女儿有无亲友在世。房子正面的百叶窗难得打开。后面的百叶窗一向关着，只有四楼的大后房开着窗。房子倒是一幢年代不算久的好房子。

伊西陀尔·米塞，职业：警察。供称清晨三点光景，人家请他到那幢房子去，只见门前有二三十个人，正在设法推门进去。最后总算用刺刀撬开了门——不是用铁棍。不花什么力气就把门打开了，因为这是双扇门或折门，上下都没有门闩。喊声一阵阵传了出来。门一撬开，才突然哑寂。好像是什么人，说不定不止一个，不胜痛苦地哀叫——声音又响又长，不是又短又急。证人领头上楼，走到头一层楼梯口，就听得有两个人大声争吵的声